

日取小

◀ 號 二 第 ▶

日五廿月一十年一十

圓銅二售◎張二號本

○本報附贈逢五發行週索二分全年迎寄費價八角郵票通用○廣告每張八格每格每號收洋一元○發行所上海新碼頭裏良辰好友社

最小的徐興欄

○吻我的露臂及於手指
這兩句文字載在十七年
後的中央幾頁上請查得
者通知本社略有薄酬
此項徵求乃專限於定閱
最小全年執有定據者補
此聲明期展十一月十日
截止●本報四號中揭曉●

▲良晨好友社啓

張枕綠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存書已少

十七年後的一吻

陽春殘華

燈前之酒

目前

一轉念間

隔壁

榮譽與健康

藝術與慈愛

影上爪痕

美境的破滅

兩父之間

雪宵匠顙

同夢

診費

表底良心

毀譽

窗外之人

弔偶

可憐的劣子

一塊肉

操縱

婦人之言

謠言

悔悟

小別七日

一年辛苦爲誰忙

下如目篇容內

此書各篇描寫。無不深刻動人。讀了一輩子不會忘掉。比讀幾十部長篇小說還要有趣味。書中文字。每面用花邊圍著。每行用點線夾開。逐頁精印。非常美觀。附刊枕綠先生著作時。遐想時。小憩時。臨眠時。及其家庭等種種影圖。諒爲讀者所樂觀的。每部**實價**大洋七角。函購寄費不加。郵票通用。只印一千部。購請從速。

上海新碼頭裡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發行

◎讀者不知作者苦 周瘦鵬
溫讀十年前自己做的的小說。仍舊也感動。就回到自己看筆時。怎樣的熱費經營了。讀人家新做的好小說。當然感動。却想不到人家着筆時。怎樣的熱費經營了。就是時常動筆的人。也是如此。這叫做讀者不知作者苦。

◎進步呢退步 徐卓泉

我從偶一為之的做小說起。到現在將身體浸在小說中。屈指一算。糊糊塗塗的有二十年了。最可笑是偶然看看自己的舊作。總覺得現在做不出不知是我的進步呢退步。
我的小說題目。從前往往用兩個字。瘦鵬常說：「你的題目都用兩個字。我一看便曉得是你的著作。」但是我近來不對了。一跳到九字十字。咧覺得非如此總不合我的意。這又

不知是我的進步呢退步。

◎讀者的環境 張枕綠

我自許所作安置最精密描寫最深刻的要算「燈前之酒」一篇了。此篇在「良晨」上發表後。有一個纔賦悼亡的讀者。寫信來批評說。做得涉于誣譏人情了。言下還帶着些警告的態度。又有三個已經續娶的讀者。却一致很誠摯的說。把他們心理的經歷完全表現出來了。足見小說不能取人同情也有以讀者的環境為轉移的。欲博全部份人的同情。不很難麼。

◎小說文字之劃一 朱智先

我國語言不統一。有心人常常抱着悲觀。小說有潛移默化的能力。大可借他來改革一下。譬如白話文體的小說中。關於父一方面的稱呼。如爺老子父親等等。關於母一方面的

稱呼。如媽娘母親等等。作者各就一地的方言。拿來當作他抒寫的資料。在一本雜誌裡。或是一篇作品裡。儘有如許的稱呼。雜現着。使讀者腦筋中。承受着一種繁瑣的印象。即此一端。分明表示我國言語不能統一的污點。這種污點。我想大多數的作者。下筆時。定都沒有審慎顧慮到。大家為什麼不謀文字上的劃一呢。

◎我說枕綠 何澤鳴

枕綠的作品。與歐風相近。然而不囂。也不神祕。是善采擷歐化的精髓。而割棄皮毛的。他能調和中國新舊二派小說。自己開闢一個國地。我對於枕綠的忠告。是勸他要對於各種社會。下一番透底攷察的工夫。以為小說行文布局的根據。新派小說家。懂得幾件新符號。認得一些「○○」譯過幾篇神妙莫測直譯體

最小第二號

未經許可
不得轉載

良晨好友社印行

的外國小說。便要稱起創作家來。但所創作的。無非是學校中男女學生的愛戀。各人放假回家所見着的鄉村的外觀。無論怎樣。總是淺薄得很。這就因為他們對於各種社會。閱歷不多。攷察不曾透澈的原故。(願一般作者。和我共同受教。枕註)

◎小說雜誌的封面 范烟橋

小說雜誌的封面。雖是一種裝飾。實在也要和雜誌有一些兒關係。纔好。我有一個意見。把本期最好小說中間的最好一節。描成一幅簡單的畫。作為封面。倒也是很有意味的。

◎威爾遜總統的偵探小

說癖 程小青

我去年曾為「婦女雜誌」譯過一篇「威爾遜夫人」內中有一段記述威爾遜總統的家庭生活。每當威

爾遜總統公務完畢之後。夫人總要選一篇情節動人的偵探小說。曼聲念給他丈夫聽。一篇讀罷。不但他丈夫疲勞的政躬。因此蘇復。並且精神勃發。還要和夫人批評書中的情節。有時更彼此商酌。把全書的結構。變動一下。使得他越發生動有趣。威爾遜總統生平嗜好的。除了棒球以外。就要算偵探小說。所以他卸任的時候。夫人檢點白宮中存積的小說。竟多至八千餘種。

◎將來 朱維基

在船面上一個青年很憔悴地站着。悲哀而失望。在月光下。顯出他灰白的面色。深凹的眼眶。和枯瘦的兩頰。他低着頭。垂着目光。不時的皺眉。不時的搓手。又不時的深深歎氣。心中似有無限的痛苦湧蕩着。北風原是很冷峭的。現在格外吹得

緊了。波浪原是很兇猛的。現在格外打得高了。他素淡的衣服。時給那浪花濺濕幾點。一塊一塊的黑雲。打從東邊推來。把月亮密密的遮掩了。光線一絲不漏。四處都是黑暗。有時間或從雲縫中透出一線光來。但是很微弱的。沒有多麼大的影響。

這青年的悲哀。隨着黑暗的増加而增加了。他想到「該阻咒的生命魔道的生命啊！你有什么價值。有什麼意義。單調的。無變化的。死灰冷淡的社會啊！你把什麼東西來安慰我們這般痛苦的青年。精神麼。物質麼。都不能夠。唉。我到別一個世界去找快樂的生活罷！」他的思想到了極端。預備投身海中去。他忽見渺遠的地方。在那駭浪狂濤之上。射來微弱孤獨的光。(接第二頁)

刊附迎歡報本

◎附刊每張兩面。或全載資料。或資料與廣告各佔一面。均可。

◎交來附刊資料。不拘性質。應經本社審定。廣告亦同此辦理。

◎附刊乃隨本報發行。每號每張暫徵十元以上之排印紙費。

◎無論個人或公司團體。均可附刊本報。請投函本社接洽可也。

▲良晨好友社啓

十十十十
時日月年

鄙人歲有中華郵政廿五年之紀念郵票三全套。(每套計一分三分六分一角共四枚)均蓋有十年十月十日十時之郵戳。足供賞玩。茲擬以二套分讓同好。每套索取代價兩元。願多給者亦受。來款須現鈔或匯票。請付良晨好友社轉下。後至者安璧。

俞顯英啓

集作雜的綠枕張

綠窗潑墨

■內容

小說八篇。筆記九篇。
詩文約二十餘篇。泰西
趣事錄約三十篇。諸文
數篇。雜話數十則。

■價目

特價每冊連寄費大洋兩
角二分。郵票通用

■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

書全奇萬

此書內容。專搜東西又奇又趣的實事實情。共有一百六十件。編成一冊。令人讀了。便不拍案稱奇。也要嘖嘖稱怪。好奇者快讀此奇書。

▲每冊連寄費兩角二分
▲上海良晨好友社發行

巾幗遺聞

烈女編 此書內容共分十編
孝女編 每編有名家題字
義女編 卷首二十餘人作
情女編 序。可見此書的轟
孝女編 動一時。封面是丁
俠女編 悚的仕女畫。珂羅
智女編 版精印。非常美觀
節女編 每部兩角二分。
藝女編 上海新碼頭裡良晨
賢女編 好友社發行。

愛個絲光

集說小會社的綠枕張是

■內容

夥友之面。畢集文憑之代
價。電光裏。將來國民之
母。神與旅。無錢之罪等
十三篇。

■點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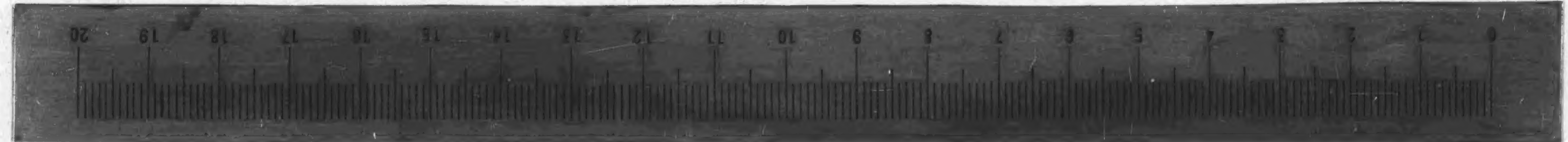
瘦馬作序。鈍根題簽。丁
悚繪X光照魅圖封面。

■價目

兩角二分。郵票通用。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良晨

撰述者 張枕綠張舍我何海鳴徐
卓宋周瘦鵑胡寄塵朱維基諸君。
內容 短篇小說約三十篇。雜
作二十餘篇。
價目 共出五冊。合購連寄費
大洋兩角二分。郵票通用。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一。一。一。確是燈塔上的便立定脚
根轉念道：「哦，或有一線希望之
光吧。天雖這樣黑，燈塔上還射出
光來，生命這般苦痛，說不定還能得
救。」他暫時不投海。
燈塔之光一會兒明，一會兒滅，一點
都不穩定。青年的心志，不止疑雲
重重。
雲既吹去，月光完全射在海上，波浪
反映出萬條光來。青年的心定了，無
端仰首，似見一位裸體的天使，現在
空中向他招手，似乎說道：「青年啊，
別悲傷，能燦爛的將來，正很不耐煩
地等待着你呢！」
他喊道：「哦，可愛的將來！」
幻像幻聲都消滅了。那時候，只是海
風飄飄，海水翻翻，海月搖搖，萬物似
乎都有生氣了。

◎樓頭門次

樓頭門次

最小第二號

未經許可
不准轉載

這是三月底的一個星期日，
使我們遊玩得非常舒暢。大場雖沒
有什麼奇勝之境，不過置身於田野
之間，見那遍地照眼的春色，在我們
這般呼吸慣上海空氣的人，偶然得
此，自與覺致勃然了。我的游伴莫玉
聲，今年三十歲，為世事所磨練，顏色
蒼老，沈默寡言，似乎老年時代就在
目前。今天却跳躍笑謔，大改平日的
態度。我和他同事七年，這是第一遭
到他家裡。從前滬太長途汽車沒有
通行，從上海到大場，很感不便，所以
玉聲在上海辦事，也不大回家的。想
他今天一因歡迎我，二因回家得敘
天倫之樂，所以如此起勁罷。自然我
在他家裡，認識他的老母，他九年前
結婚的嬌妻，和他那七歲的兒子。他
們知道我是玉聲的好朋友，也都很
誠摯的歡迎優待我。

太陽將要向西了，我們也游倦了，點
心早已陳列在廳上。玉聲和他夫人
吃得沒一些，先後進內去了。他母親
和我夾七夾八的談詢家常。那個活
潑的孩子，也搶着問我上海的情形。
使我應接不暇，停了半晌，點心早已
收拾了。玉聲才從裡面出來。我們走
出大門時，他的夫人和兒子也送到
門口。他夫人輕輕對他說：「下星期
日，你早些回來罷。」我們在那一條
狹街上轉灣時，我回頭看見他們。
我和玉聲默默的，向住汽車站的路
上走去。預備回上海，他是得意，我
羨慕，不消明說。大家理會得了。
忽然一種帶笑的厲聲，起在前面，突
如其來，喊道：「玉聲！玉聲！你來
呀！你來娶了我罷！你娶得我，我
好苦呀！……」我聽了，抬頭看時，
只瞥見一升燈籠店上面的矮樓。

二 良晨好友社印行

一。裡有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蓬
着面，目黃瘦，衣衫襤褸，正張大了
嘴，狂喊，雙臂完全伸在窗外，向着我
們作勢。大半個身子也探出在外，險
些兒要撲下來。我見了這個情形，不
覺嚇得心跳，身子也微微發顫。似有
大禍臨頭來。但我回頭看玉聲時，又
見他仰首向樓頭微微一笑，和我默
默的走過燈籠店。態度仍很安閒。走
未多遠，那接二連三呼玉聲之聲，未
絕。忽換着棒打聲和老婦人的喝罵
聲。那呼喚玉聲之聲，便變了呼痛的
聲。我聽了，我知道那女子是遭打了。不
過聽此中的緣故，急忙詢問玉聲。
他却淡淡的笑，又很堅決的說道：「我
們在汽車裡講罷。」

在鄉里間實在沒事可做。在偶然中
和那女子，就是剛纔樓頭那個女子，
勾搭上了。有一時候，差不多我每晚
上到那樓上去幽會的。那種會合實
也算不得幽會。鄉里間人都知道我們
有這麼一回事。那女子的母親也知
道的。那女子知道我是有妻子的，却
情願嫁給我做小老婆。那時伊豐肥
也很美麗，只有十六歲。我也要伊會
經允許伊，只是在我家中不能通過。
沒有立刻實行。伊的哥哥就是燈籠
店老板，不久也知道我們的事了。却
大反對。把伊許配給別人家。沒有幾
個月，硬作主把伊嫁過去了。伊上了
夫家的門，不滿三天就發瘋，把伊自
己和我的關係盡情吐露了出來。夫
家自然把伊退還娘家。那時我心地
已經歸正，不幹那事，不到伊處去了。
伊却繼續發瘋，每晚上海要高聲呼

我的名字，約有一二小時之久。惹得
鄰人厭惡。合家的人也恨伊。伊在瘋
得厲害時，常遭伊母親的痛打。我呢，
起初知道了伊這個消息，不免有些
抱歉。有時走過這片燈籠店，見伊剛
纔那種可憐的形狀，不禁暗暗心酸。
這個大場鎮實在小。我有時走出家
門，大概總要經過燈籠店的。到了後
來，我也習見而不為所動了。
他講得很簡略，神色很平淡，似講一
件和自己無關的小事一般。但我聽
完之後，似覺得他那時棄邪歸正得
太快了。
忽然我的耳畔，又似聽得那女子慘
呼帶哭的聲音了：「玉聲呀！你娶
了我罷！……」
但是沒一會兒，我的耳畔，忽又似聽
得玉聲夫人的輕輕說話聲了：「下
星期日你早些回來。」

